

明末清初书坊戏曲版片的转移与变更

赵林平 许建中

考察明末清初时期的书坊刻印曲本,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戏曲版片几经倒手,多次刷印,内容、版刻形式大致不差,而书名、版权题署却大相径庭。这种在特定历史时期因书版转移变更导致的重印,是中国戏曲文本传播史上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对此类书坊戏曲版片转移与变更的研究,学术界关注较少,仅见陈昭珍《明代书坊之研究》一文中偶有涉及^①。本文在文献解读与实际目验基础上,参考前贤时修的研究成果,梳理出明末清初书坊戏曲版片转移与变更的五种操作模式:1.同姓书坊合作,版片互用;2.购得旧版,改换版权题署;3.拼合各家旧版,冠以新书名;4.删去旧版序文、附录等,修改卷端、牌记;5.铲改原版,另易书名。以下试以例释详论之。

一、同姓书坊合作,版片互用

晚明时期出版业非常发达,各书坊在激烈竞争之余,也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合作。这种合作较为典型的表现形态是同姓书坊利用亲近的地缘、血缘关系互相交换或租赁版片。今以富春堂(德寿堂)、文林阁、世德堂三家所印戏曲作品为例,说明这种特殊的版片转移模式。

《新刻出像音注刘汉卿白蛇记》二卷,十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花栏。版心上题“出像白蛇记”,下镌“富春堂”。卷端题“浙郡逸士郑国轩编辑,书林子弟朱少斋校正,金陵三山富春堂梓行”。图26幅。扉页则署“金陵唐锦池梓行”^②。

唐锦池,书坊文林阁主人。文林阁本《新刻全像包龙图公案袁文正还魂记》卷端题“金陵唐锦池梓行”,崇祯元年(1628)刻本《选择日用奇门一得》扉页署“古吴文林阁唐锦池梓行”,可见其在金陵、苏州均有书坊营业。文林阁

①陈昭珍:《明代书坊之研究》,载潘美月、杜淑祥主编《古典文献研究辑刊》第一册,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23页。此书是作者1984年就读台湾大学图书馆学研究所所写之毕业论文,其中第三章《书版之转移》列举明代二十八种书版转移的情况,戏曲作品仅《白蛇记》一种。

②张棣华:《善本剧曲经眼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6年,第77页。

刊书较多,年代跨越万历、天启、崇祯,今存年代较早的为万历三十四年(1606)所刻《刘向古列女传》七卷续一卷。文林阁所刻戏曲作品今存20余种,版式均为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单边,版心则多题“全像注释××记”。

富春堂,晚明金陵著名书坊,主人唐富春,字子和,号对溪,江西金溪人。富春堂刊行书籍众多,除戏曲外^①,也兼刻子部著作。今日可知其刊行时间最早的作品为万历元年(1573)所刻《新刊正文对音捷要琴谱真传》六卷,最晚者为万历三十六年(1608)刻本《新刻音释启蒙总龟对类大全》八卷。富春堂所刻戏曲除去现今已佚、版式特殊的《重刻出像浣纱记》、《镌新编全像三桂联芳记》外,只有万历五年(1577)刻本《校梓注释圈证蔡伯皆大全》的版式为九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单边,其余诸剧版式均为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花栏,版心上题“出像××记”。

从富春堂与文林阁两者刊书的年代来看,此《白蛇记》最初应由富春堂所镌,然后转版到了文林阁,由其添换扉页重印。此种版片转移与单纯的收购不同,似为两家书坊互相交换版片。以下材料可作补充说明:

《重校拜月亭记》二卷,十一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扉页题“刻全像音释点板拜月亭/德寿堂校”。罗懋登注释。国家图书馆藏本,索书号:15084。

此书未标署何人刊梓,然与现存题罗懋登注释之《重校投笔记》、《重校北西厢记》,版式、行款、字体、插图风格均同,与文林阁所刊其他诸剧亦相一致,其原版为文林阁所刊应无疑义。

德寿堂,具体不详,然据万历三十二年(1604)刻本《新编古今事文类聚》一书看,似与富春堂、文林阁关系不浅。《新编古今事文类聚》目录及正文大部分版心均镌有“德寿堂梓”四字,其中“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前集(续集)”各卷端均题“建安祝穆和父编,金陵唐富春子和刊”。版心与卷端字体高度一致,应该是同时刊刻的,则德寿堂或是富春堂的另一分号。又,据万历三十二年原本翻刻的日本刻本《新编古今事文类聚》扉页题“重刻补遗古今事文类聚/亮采堂唐惠畴梓”,《重刻事文类聚序》末有“时万历甲辰孟春之吉金溪唐富春精校补遗重刻”的题署,如此看来富春堂似又与唐惠畴合刊过《事文类聚》一书。唐惠畴即文林阁又一主人,文林阁本《新刻全像高文举珍珠记》、《新刻五闹蕉帕记》扉页所题“金陵唐惠畴梓”可证。他和唐锦池是否为同一人,则有待进一步考察。

①吴梅在《青楼记》的题跋中说:“富春刊传奇,共有百种,分甲乙丙丁字样,每集十种。藏家目录罕有此书者。余前家居,坊友江君持富春残剧50余种,有《牧羊》、《绛袍》等古曲,余杖头乏钱还之,至今耿耿也。”后人遂多误以为富春堂所刊传奇有100种之多。据程有庆先生考证,吴梅所见富春堂传奇实乃清初书坊合多家晚明书坊所刻戏曲版片重印而成。详情见程有庆:《别本〈绣刻演剧〉六十种考辨》,《北京图书馆馆刊》1993年第2期,第143-145页。

由《新编古今事文类聚》一书不同位置的不同标署可以看出,唐富春德寿堂与文林阁之间是有过合作关系的,且两者为同姓,或许源于同乡也有可能。有此基础,富春堂与文林阁彼此以《白蛇记》、《拜月亭记》戏曲版片互相交换刷印可谓合情合理。

除文林阁外,唐姓书坊世德堂亦与唐富春德寿堂有过相似的版片转移合作经历。如《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香囊记》四卷,八行二十一字,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卷端署“星源游氏兴贤堂订,绣谷唐氏世德堂校梓,海阳程氏敦伦堂参录”。扉页题“刻全像音释点板香囊记德寿堂校”^①。存图19幅。国家图书馆藏本,索书号:A01840。

世德堂书坊所在地亦为金陵,《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千金记》扉页所题“金陵书林唐氏世德堂梓”可以为证。主人唐氏来自绣谷,即江西金溪县别称,与唐富春同乡同族。世德堂刻书甚众^②,较早的有万历十三年(1585)刻《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节义荆钗记》四卷,万历四十七年(1619)尚刻有《新刻沈汉阳先生随寓诗经笺》七卷。仅其所刻戏曲作品,已达20种,多署“绣谷唐氏世德堂校梓”,版式多为八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单边。尤其剧中所附插图,图中上方标目,字两侧饰以世德堂特有的云纹标记,阅者一翻便知。此种《香囊记》从版式、行款、题署及插图来看,与今存世德堂各剧本在风格上雷同,故其原版应可确定为世德堂所梓。

从世德堂和富春堂两者刻书起迄时间的先后看,世德堂早期所刻剧本似曾模仿过富春堂剧本版式。如现存万历十四年(1586)刻本《重订出像注释裴淑英断发记》、《楔重订出像注释节孝记题评》两种,扉页均用富春堂特有的花边版式;而《新刻出相双凤齐鸣记》版心题“出像双凤齐鸣记”,与世德堂其他各剧版心题“xx记”不同,却与富春堂各本相同。结合世德堂与富春堂两家书坊主为同乡同族的关系,世德堂将《香囊记》版片租赁转借唐富春德寿堂刷印出版,确有渊源深厚的基础。当然,前提是德寿堂在印行时只能以“德寿堂校”字样出现,表明实际版权仍然归属世德堂。

明代金陵著名书坊有九十三家,而唐姓书坊多达十五家^③,富春堂(德寿堂)、文林阁、世德堂为其中佼佼者,富春堂和世德堂主人均来自江西金溪,故其刻本多标署“金溪”或“绣谷”字样;文林阁虽无明确地域标志,但与唐富春关系不浅却是事实。富春堂早期所刊曲本多有花栏且附大量插图,然而此种刊

①傅惜华:《明代传奇全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8页。

②世德堂清初尚刻有《笠翁传奇十种》,见《李渔全集》第四卷《笠翁传奇十种·点校说明》,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页。未知此世德堂是否为唐氏所设,因未见原刻本,存疑。

③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8页。此书后由韩琦加以增订,明代南京书坊增至94家,而唐姓书坊则仍为15家。见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46-247页。

本费时费力,成本高,出书慢,难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后起的世德堂、文林阁在版刻形式上加以简约化处理,所附插图清新亮丽,从而很快取代富春堂风行起来。唐姓书坊之间戏曲版片转移互用的原因,合理的解释是:同一家族的各个书坊彼此合作,如互用版片,互相校订,这样便于调动整个家族的资源,可在金陵与众多坊肆的商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购得旧版,改换版权题署

明末清初时期,书贾利用旧家书坊版片,改换版权题署,重印发售,显然是一种简捷的生财方式。此种坊刻戏曲版片转移,数量极多,明清两代可考者众,尤以《元曲选》的转版刷印最为知名。现存明清版《元曲选》多种,版式均为每半叶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今人书录中多有将臧懋循雕虫馆所刊《元曲选》误为博古堂刻本者^①,其实博古堂所印底本得自雕虫馆旧版,博古堂之后更有清初无名书坊重新补板印刷之《元曲选》,内容、版式虽同,版权归属却变化极大。

臧懋循书坊以雕虫馆为名,有其《寄姚通参书》一文为证:“弟雕虫之嗜,老而不衰,以其暇辑古诗、初盛唐诗若干卷,命曰《诗所》,窃附于雅颂各得之义,敬以奉览。别遣奴子賫售都门,将收其值,以给中晚唐诗杀青资斧。幸丈留意,于长安贵人及计吏间多方借之吹嘘。是即诗林大檀施,不独弟一窆人怀感已也。”^②《唐诗所》扉页即题“雕虫馆藏版”^③。此外,臧氏雕虫馆尚刻有《玉茗新词四种》八卷^④、《昙花记》四卷^⑤等多种。雕虫馆《元曲选》原刻本扉页题“精选元人/杂剧百种/雕虫馆藏板”^⑥,书前序文两篇,首署“万历旃蒙单阏之岁春上巳日书于西湖僧舍”,次署“万历丙辰春上巳日若下里人臧晋叔书”。臧懋循《负苞堂文选》卷四《寄黄贞父书》云:“不佞寓昭庆凡三,得文书其最

①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卷五第165条,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第13页;孙崇涛:《戏曲文献学》第二编《戏曲版本学》,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27页。

②臧懋循:《负苞堂文选》卷四,《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6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07页。

③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62页。

④首都图书馆编:《首都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462页。伯克莱加州大学藏本扉页题“雕虫馆校定/玉茗新词四种/本衙藏板”(《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73页),书志作者言该馆所藏为臧氏原刻本,据扉页所题应是后印本。

⑤《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第一辑)影印。黄仕忠据《昙花记》卷首序语“因病多暇日,取而删定焉”,与臧氏改订玉茗堂四剧序“予病后一切图史悉已谢弃,闲取四记,为之反复删订,事必丽情,音必谐曲”,考证该本亦系万历末年所刊(《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40页)。

⑥黄仕忠:《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0页。

后,始有一行奉复,而又不得以所刻元剧为寄,愧甚!……刻元剧本,拟百种,而尚缺其半,搜辑殊不易,乃先以五十种行之。且空囊无以偿梓人,姑借此少资缓急。兹遣奴子查售都门,亦先以一部呈览,幸为不佞吹嘘交游间,便不减伯乐之顾,可以买纸计矣。”则《元曲选》前后两部分为臧氏分别梓成于万历四十三(1615)和四十四年间。臧氏所刻虽多,其委托友朋为之推销书籍的策略大概效果不佳,否则《元曲选》版片不可能在之后几年就转让给博古堂。

博古堂,金陵周时泰所业书坊,刊印书籍十几种,多数在万历年间^①。其印行的《元曲选》,扉页题“雕虫馆校定/元人百种曲/博古堂藏板”^②。臧懋循歿于泰昌元年(1620),其子不能守其业,不久即将书版转售博古堂。博古堂另换封面,重印发售。然博古堂印行《元曲选》未久,即经历明清易代,版片再次易手。清初无名书坊补板印本《元曲选》,内封题“雕虫馆校定/元人杂剧百种/本衙藏板”。铃记二方,左上为“是书向属精工,久矣脍炙人口,不幸兵燹播迁,遂多遗缺,今特鸠工,镌补全备,只字无讹,识者自能鉴之”;右下为“如有翻刻,千里必究”^③。当是战乱造成了部分版片失落,故有补板必要。与此相似者还有秋实堂重印张氏著坛刻本《清晖阁批点玉茗堂还魂记》^④、书林翁少麓重印周之标《吴歃萃雅》^⑤、闽建书林杨景生刷印朱仁斋刻《新刻浙江新编出像题评范睢绌袍记》^⑥等。

三、拼合各家旧版,冠以新书名

与那些收拾前明书坊完整的戏曲旧版重新刷印售卖不同,清初书坊还有另一种现象:将晚明多家坊刊戏曲旧版杂凑一体,汇为一集,冠以新名出版销售。如《(别本)绣刻演剧》六十种,据程有庆先生考证,其印行的版片分别得自世德堂、文林阁、继志斋、富春堂、文秀堂诸家^⑦。再看清初玉夏斋辑印《传奇十种》,所选曲本子目如下:

- 1.《山水邻新镌花筵赚》二卷,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图12幅。
- 2.《山水邻新镌出像四大痴传奇》四卷,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图8幅。
- 3.《鸳鸯棒》二卷,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图8幅。
- 4.《荷花荡》(一名《斐堂戏墨莲盟》)二卷,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

①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卷五第165条,第13页。

②黄仕忠:《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第260页。

③黄仕忠:《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第261页。

④上海图书馆藏,索书号:线普559464-65。

⑤黄仕忠:《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第286页。

⑥国图藏,索书号:15017。

⑦程有庆:《别本〈绣刻演剧〉六十种考辨》,《北京图书馆馆刊》1993年第2期,第143-145页。

图 12 幅。

5.《长命缕》二卷,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图 10 幅。

6.《咏怀堂新编十错认春灯谜记》二卷,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图 14 幅。

7.《喜逢春》二卷,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图 4 幅。

8.《望湖亭记》二卷,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图 4 幅。

9.《评点凤求凰》二卷,十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单边。图 12 幅。

10.《金印合纵记》二卷(即《黑貂裘》),十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单边。图 12 幅。

上述 10 种,《山水邻新镌花筵赚》、《山水邻新镌出像四大痴传奇》原版为王元寿山水邻所刻,《荷花荡》、《金印合纵记》有山水邻刻本,从版式情况看,此二种也极可能是吴梅先生所言之山水邻原刻^①。《鸳鸯棒》版片来源于范文若博山堂原刻,《咏怀堂新编十错认春灯谜记》版片则是吴门毛恒所刻《石巢传奇四种》之一。《石巢传奇四种》毛恒合刻本中《燕子笺》序署“崇祯壬午阳月桐山韦佩居士书于笛步画舫中”。崇祯壬午为崇祯十五年(1642),则此合刻本刊行时间应在此年或之后。以常情度之,玉夏斋得到《春灯谜记》版片的时间当已入清。其馀诸种亦是明末各书坊所梓,玉夏斋得诸家版片的时间或亦相去不远^②。正是由于原版来源不一,故版式并不统一。

日本宫内厅图书寮藏有《传奇四十种》,著录为明刻本。据其书目言:“是书所收三十三种系汲古阁《六十种曲》本,其馀七种曰《西游记》,曰《橘浦记》,曰《玉簪记》,曰《疗妒羹》,曰《新灌园》,曰《量江记》,曰《酒家佣》,盖书贾将诸曲零本拉杂排纂,漫题《传奇四十种》者。”^③此种戏曲总集,亦应是清初大乱以后书坊收拾丛残,重新冠以书名刷印行世。类似者如坊印《梨园雅调》六十种,亦应如是观之。惟因所印年代难以确定,存以待考。

四、购得旧版,删去序文、附录等,修改卷端、牌记

明末清初时期,某些书坊为了迷惑读者、促进销售,将得之别家的戏曲旧版通过铲削、修改的方式冒充新版,重刊新印。随着时间推移,后人遂难以辨认何本刊梓在先。先述较为典型的一例:晚明闽建书坊师俭堂曾刊《西厢记》、《琵琶记》、《红拂记》、《玉簪记》、《幽闺记》、《绣襦记》六种传奇,俱以《鼎

①青木正儿原著,王古鲁译著:《中国近世戏曲史》附录四《奢摩他室藏曲待价目》,作家出版社,1958年,第784页。

②在玉夏斋之后,又有书坊重新刷印此十种传奇,并伪题“李笠翁先生阅”,据王重民先生说,时间应在康熙年间(《中国善本书提要》,第690页)。

③宫内省图书寮编:《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日本文求堂书店、松云堂书店影印《宫内省图书寮御藏版》,昭和六年(1931),第62页。

镌陈眉公先生批评xxx》命名,为《六合同春》初刻本,此套书另有以《鼎镌xxx》命名的铲改后印本。这两种系统版本的戏曲正文内容并无二致,版式均为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六字,白口,四周单边。区别在于初刻本诸剧有署“陈继儒题”的简短序文及卷末释义,且《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卷首有余文熙的《六曲奇序》作为六种曲的总序;而《鼎镌xxx》系列则删去了原版片中的序文、附录及版心下“师俭堂板”四字,并修改了正文的卷端题署。朱万曙先生认为先有《鼎镌xxx》,然后有《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xxx》,并命名为《六合同春》^①。孙书磊先生肯定之并发挥说:“当时的实际情况应是师俭堂看到了此前初刻的题为《鼎镌xxx》系列单行本陈评戏曲剧本销路好,便用《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xxx》为题再次集中印行包括陈评本《琵琶记》在内的六种剧作,总称《六合同春》集。”^②

事实的真相可能恰恰相反。《鼎镌xxx》诸剧目录标署“陈眉公先生批评xxx”,正文亦都有批语。如果一开始就投入书市销售,为什么不在封面书名或其他显眼位置标署“陈眉公先生批评”,而非等到销路较好时才以之作为促销的策略呢?况且《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扉页题“陈眉公先生删润批评西厢记传奇/内仿古今名人图画,翻刻必究”,其上朱文正楷大方印曰:“此曲坊刻,不啻牛毛,独本堂是集出评句释,字仿古宋,随景图画,俱出名公的笔,真所谓三绝也。是用绣梓,买者幸具只眼。谨白。”^③依此看,师俭堂主人富有精明的商业意识和经营手段是毋庸置疑的,不可能看不到当时书市上以名公批评为号召的曲本显然较无名无氏者更具影响力。故我们认同陈旭耀先生的观点:“师俭堂刊行六种传奇,其规模是较大的,为获得好的销路,肯定会多方谋划。所以,定名为‘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xxx’,并于卷首各弃一篇陈继儒所题序文,其真实性无疑倍增;并且万历年间刊行的戏曲书籍,多有以附录、插图争胜,师俭堂肯定不会放弃这方面的竞争。因而,师俭堂首先刊行的无疑就是冠以‘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的六种。弃于《西厢记》卷首的余文熙《六曲奇序》应是这六种传奇的总序,序中虽提到‘六合同春’之名,但并不意味着当时刊行时即以之作为六种传奇的总名。”^④这种从书坊营销策略的角度做出的合理推测,显然更符合晚明商业刻书的实际。即以常情而论,无论是谁都会先有品牌意识,不可能等到自己刊印的曲本占有一定市场时,才想起利用名人为自家书坊作宣传,再重新在原板上增刻堂号附上名人序文及释义等,那样既费时费财,又会失去竞争的先机。因此,合理的解释就是《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xxx》

①朱万曙:《明代戏曲评点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5-86页。

②孙书磊:《陈继儒批评〈琵琶记〉版本流变及其真伪辨正》,《戏剧艺术》2008年第3期,第88页。

③张棣华:《善本剧曲经眼录》,第16页。

④陈旭耀:《现存明刊〈西厢记〉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57页。

系列肯定是师俭堂最先刊印销售的,而《鼎镌xxx》系列则是后人铲改印行的。师俭堂刻本《明珠记》卷首有“情痴子”之《二刻六合同春小引》,则师俭堂继《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xxx》系列的《六合同春》之后又有《二刻六合同春》刊行,故陈氏《六合同春》的命名可能不是《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xxx》系列最初命名的判断,稍嫌不确。

《六合同春》系列原刻本大陆藏《西厢记》、《琵琶记》、《幽闺记》、《玉簪记》四种,台湾藏《绣襦记》,《红拂记》已佚不存^①。而《鼎镌xxx》系列铲改后印本则有多种,完整的有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十二年(1747)修文堂印本,《不登大雅堂文库藏珍本戏曲丛刊》影印之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时间稍早,为明末清初印本。常理而言,时间距今天越近者留存的越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xxx》与《鼎镌xxx》两种系列版本出现时间的先后。并且,以后印本同原刻《六合同春》中相同剧本相比较,无论在内容完整性还是版印清晰度上都逊色太多。

和上述复杂情形相较,万历九年(1581)朱氏与耕堂印本《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的修版行为简直粗糙之极,除了在卷末新添牌记“万历辛巳岁冬月朱氏与耕堂梓行”外,于原版卷端题署“书林南阳堂叶文桥绣梓,潮州东月李氏編集”一仍其旧。明末“玉海堂朱衡藏”本《牡丹亭还魂记》的改版则比较隐蔽,据郑振铎先生辨认,此书“惟去石林居士序,并于题下多‘歙县玉亭朱元镇较’数字为异耳。不知者皆误为朱氏重刊本。”^②若无两种版本的详细比较,此间破绽颇不易发现。

五、购得旧版,铲改原刻,另易书名

晚明书坊多若繁星,竞争激烈。有的书坊经营者对一些内容残缺的旧版则用移花接木的方法,铲改旧版,窜入内容相似之作,稍作修改另易书名即刷印售卖。此种改版刷印曲本可以闽建书坊曲选《玉谷调簧》为典型例证。详见附表。

“鼎镌精选增补滚调时兴歌令玉谷调簧卷之上”卷端署“书林刘次泉绣梓”,扉页则题“书林廷礼梓行”。“刘次泉”三字刀刻风格明显异于四周字体,为后来所加无疑。“鼎镌精选增补滚调时兴歌令玉谷调簧卷之中”题署内“玉谷调簧”四字明显有剗改痕迹,且该卷卷末上栏有“玉振金声中卷终”7字,应属删削未净,不似全书卷首目录末尾所见“玉□□□目录终”容易发现铲去。刘次泉或是廷礼的作伪,当是他们得到旧版曲选《玉振金声》,因其残破不全,故又添版补刻部分内容。这种铲版窜乱的结果造成《玉谷调簧》目录作五卷,正文却分六卷,看似卷数增加,实则内容减少,条目相符者少,有录无文者多。

①《西厢记》,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琵琶记》、《幽闺记》,国家图书馆藏。《玉簪记》,大连图书馆藏。《绣襦记》,台北“国家图书馆”藏。

②郑振铎著,吴晓玲整理:《西谛书跋》,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610-611页。

附表:《鼎镌玉谷调簧》版刻目录与正文比较简表

目录				正文							
卷次		单出(折)名		曲目名		卷次		单出(折)名		曲目名	
卷一	上栏	国公牧羊		金貂记	鼎刻时 兴滚调 歌令玉 谷新簧 首卷	上栏	敬德牧羊		金貂记		
		敬德钓鱼									
		辽王访友									
		雪拥蓝关					升天记				
		四喜四庆					红叶记				
		金盆捉月									
		舍生待友					香囊记				
	中栏	投店拾金		四德记		中栏	时兴各处讥妓耍孩儿歌				
		新增灯谜、时兴妙曲									
		下栏	周瑜差将下书				三国记	下栏	周瑜计设河梁会		三国记
云长护河梁会			云长河梁救驾								
曹操霸桥饯别			曹相霸桥献锦								
五娘长亭分别											
伯皆书馆思亲											
下栏	伯皆父母托梦		琵琶记								
	状元加官进禄		萃盘记								
	班母金钱问卜		投笔记								
卷二	上栏	词姁私情		玉簪记	鼎镌精 选增补 滚调时 兴歌令 玉谷调 簧卷之 上	上栏	四喜四爱		红叶记		
		执诗求合									
		秋江哭别									
		吴王游湖									
		姑苏玩赏					浣纱记				
	中栏	西域探友		投笔记		中栏	弦里传情、姑嫂相会、七贤过关、阳关送别、还斋空回、客邸叹金				
		新增海内妙曲									
		下栏	莺红月夜听琴				西厢记	下栏	五娘长亭送别		琵琶记
	红娘递柬传情		伯皆书馆思亲								
	小姐私睹丹青		伯皆书馆梦亲								
下栏	雪梅观画有感		三元记			周氏对月思夫		金印记			
	秦氏断机教子										
	节妇立志训儿										
卷三	上栏	考问老奴		米□记	鼎镌精 选增补 滚调时 兴歌令	上栏	词姁私情		玉簪记		
		文举逢妻					秋江哭别				
		取女同回					洛阳记		吴王游赏		浣纱记
		命子造桥									
		端明问母									

(续表)

目录				正文				
		南山斗草	金貂记			西域探友	投笔记	
卷四	中栏	时兴各色酒令		玉谷调簧卷之中	中栏	冯献全节、独行千里、四花妖游、班超别母、吕布戏貂蝉		
	下栏	陈琳妆盒藏主 刘后鞠问宫人	妆盒记		下栏	莺红月下听琴 红娘递柬传情	西厢记	
		班超西域赏月	投笔记			雪梅观画有感 雪梅断机教子	三元记	
		智远夫妻赏花	白兔记					
		叔婢泥金捷报	金印记					
		敬德南山牧羊	金貂记					
	卷四	上栏	三打应龙	六恶记	鼎镌精选滚调时兴歌令玉谷调簧卷之下	上栏	鞠问老奴 书信逢夫	米□记
			桑园戏节	金貂记			邀女归家 命子造桥	洛阳记
			过渡救众	洛阳记				
			玉箫送别	续缘记				
渭河分袂			玉环记					
中栏		新增滚词、新词		中栏		江海新酒令（四书类、千家诗）		
下栏		伯皆牛府成亲	琵琶记	下栏		陈琳妆盒匿主 刘后袴鞠宫人	妆盒记	
		莺莺夜赴佳期	西厢记			班超西域赏月	投笔记	
		蒙正夫妻祭灶	破窑记			智远夫妻赏花	白兔记	
		宫花捷报小姐				叔婢泥金捷报	金印记	
	十朋母子相会	金钗记						
卷五	上栏	父老饯别 三娘采桑	投笔记	鼎镌精选增补滚调时兴歌令玉谷调簧卷之一	上栏	三打应龙	六恶记	
		敬德耕田 与樵伴话 国公相劝	金貂记			桑园戏节	金貂记	
						过渡救众	洛阳记	
						玉箫送别	续缘记	
	中栏	时兴妙曲			中栏	游曲江、隔别应试、香阁相思、仁贵自叹、梅香看问、伯皆弹琴		
	下栏	伯皆上表辞官	琵琶记		下栏	蔡状元牛府成亲	琵琶记	
		文正托梦救妻	返魂记			莺莺夜赴佳期	西厢记	
		僚友祝裴公寿	祝寿记			蒙正夫妻祭灶 刘千金破窑得捷	破窑记	
		庆贺裴公寿旦 绿野堂中佳宴	太和记			十朋母子相会	金钗记	

(续表)

目录	正文			
	鼎镌精 选增补 滚调时 兴歌令 玉谷调 簧卷之 二	上栏	父老饯别	投笔记
			二娘激夫	金貂记
			敬德耕田	
		中栏	苏秦别妻、冒雪归窑、蒙正投 店、邮亭适兴、琵琶词、侠女 私奔	
			伯皆上表辞官	琵琶记
		下栏	袁文正托梦	返魂记
			绿野堂祝裴公寿	祝寿记

与《玉谷调簧》的草率抹改、胡乱增补不同,明末书坊铲改《缠头百练》为《怡春锦》的行迹则高明得多,只是百密一疏:“此书经坊间挖改,易名《怡春锦》,第一集首页第一行尚题‘新镌出像点板缠头百练幽期写照’,是坊贾疏忽未及改者。”^①其余各集所改直与原刻无异。此种改刻作伪,非仔细辨别,极容易上当受骗。

明末清初《玉簪记》一再转版,被铲补、改易书名传世的事实,更能见出书贾对旧版剩余价值的利用。李一氓先生曾藏《玉簪记》二卷,里封题“钟伯敬先生批评玉簪记/书林杨坚□”;首页首行题“镌魏仲雪先生批评玉簪记,潭阳素卿杨居案梓”;书口题“玉簪记大全”;卷后题“新刻重会女贞观玉簪记大全(某)卷终”。据《明清戏曲版画》所选两幅版画看^②,插图上方四字标语,两旁榜联,与《乐府菁华》、《玉谷新簧》、《乐府玉树音》等万历年间闽建戏曲选本极为相似,则此书原本或亦为万历年间闽建书坊所刊。

此种《玉簪记》,一书而有“钟伯敬先生批评玉簪记”、“魏仲雪先生批评玉簪记”、“玉簪记大全”、“新刻重会女贞观玉簪记大全”四名,李一氓先生认为原名当为“新刻重会女贞观玉簪记大全”,书口所题“玉簪记大全”则为简称。“又每卷首次行均刻‘潭阳素卿杨居案梓’八字,与卷首首行题名字体相类,而与全书字体异其趣,故实属补刻。杨氏为明清间书贾,曾重刊《天工开物》,颇疑杨氏收旧版,翻新名,并假托钟、魏批评,以求炫于购者。复证之下卷,缺第十一、第十二两页……故于第十页书口页数刻为‘十至十二’,以勉求页数数字之足额。缺版两片,补字蒙混,岂不显然耶?固极偷巧之能事,然亦把柄之确留矣。”^③所言是。不过李先生并未看出此书卷端和封面题署的显著差异,这不可能是杨居案一人所为,因为无论是谁都不会在自己印行的书上用别人

①郑振铎:《郑振铎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242页。

②周亮:《明清戏曲版画》,安徽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70-71页。

③李一氓:《一氓题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232页。

的封面。如此,则此书的书版实际已经两次转移:杨坚□所得在杨居案之后。关于其中缺页,应是原书书版在辗转流传过程中丢失;说是杨居案补字蒙混,未尝不可,然参照杨居案所刻戏曲《红梨花记》、《新刻宋璟鹞钗记》二种^①,版式俱完整无缺,则杨氏若得旧版刷印或许会补版行世,不应如此鲁莽,当然也存在杨坚□铲改的可能性。总之,《玉簪记》书版被人辗转利用如此频繁,可从一个侧面看出其在明末清初时期的流行程度。

以上所举五种情形,大致梳理了明末清初书坊刻印戏曲版片的转移与变更情形。戏曲版片转移或出于同姓书坊间的相互合作以应对激烈的商业竞争,或是明清易代之际旧坊主迫于生计而致转卖书版。至于版片转移后的变更,除了新坊主明确版权归属,打造品牌的经营意识之外,更多的是因为戏曲版片在长期流传过程中造成缺失或漫漶,不得不重新增删、添换。总之,不管这些书版的改易形式如何多变,获取利益的最大化是明末清初书坊重印这些戏曲作品的主要动力。

作者工作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①《红梨花记》二卷,《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本,商务印书馆,1953-1954年;《新刻宋璟鹞钗记》二卷,《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